

● 小说看台

苦肉计

/ 谷永建

这几天,平日寂静的小山村格外热闹。按照设计方案,一条新建公路要穿村而过,村子恰好处在拆迁范围之内。为了多得点补偿款,不少人家捷足先登,卯足了劲在自家院落里见缝插针,私搭乱建起来。

乱糟糟的情景让村支书赵长贵急得火烧火燎,这要是让上级知道了,批评他一顿是小事,影响了整个拆迁大局,他可是吃不了兜着走。一连几天,长贵走东家,串西家,苦口婆心做工作,可是按下葫芦起来瓢,没有一点效果。

这天,又有人风风火火地来给长贵汇报,他二叔家门口又是沙子又是水泥的,房子已经竖起了一大截。

长贵一听就急了,拔腿直奔二叔家。果然,二叔家热火朝天,违建的房子已经垒到了一人多高。“二叔,你咋也跟着瞎掺和,不知道这样干是违法吗?”长贵横在二叔跟前,大声地问道。

“你来干什么?”二叔脸一沉,用手一扒拉长贵,不耐烦地说:“你该干嘛干嘛去,少在这给我添乱!”

“二叔,国有国法,家有家规,没有审批手续,你这是私搭乱建,属于违法行为。”

二叔脖子一梗,“你少蒙人,这时候谁还顾得上规定,盖上房子就来钱。”

“二叔,你咋不通情理呢?如果全村人都像你一样,一窝蜂似

的你也盖,他也盖,岂不乱了套?”“别说那些没用的,给句痛快话,这个房子你是让盖不让盖?”

“二叔,对不住了,这房子不能盖!”长贵咬着牙,转身吩咐身边的人,“去,找台挖土机,把房子推了!”

“我看谁敢!”二叔青筋暴起,一把扯开衣裳,面对着里三层外三层围观的村民们,胸膛拍得啪啪响:“你们动动我的房子试试?”

长贵大声喝道:“二叔,今天拆也得拆,不拆也得拆,谁也挡不住!”

这时,门口传来了挖土机轰隆隆的声音,二叔指着长贵的鼻子怒吼:“今天你敢拆我一块砖头,我就一头撞死在你面前!”

“来几个人,把我二叔架走,就不信这股歪风刹不住!”长贵说完,大手一挥,只见挖土机舒展长臂,二叔家的房子眨眼间淹没在一片灰尘中。大伙齐刷刷就是一惊:“看来支书这是动真格了,咱别找不痛快,赶紧回去拆违建的房子吧。”

晚上,忐忑不安的长贵提着两瓶酒走进了二叔家。二叔哈哈大笑:“傻小子,我这是使的苦肉计啊!之前没跟你透风,幸亏你六亲不认,不然我还真担心这戏演砸了。”

“苦肉计?”醒过神来的长贵,紧紧握住二叔的双手,感激地喊了一声:“我的好二叔!”

丹桂飘香

/ 余悦妍

秋色渐浓,小镇的老街上,那几棵老桂花树悄悄开花了。这是几棵丹桂树。那些丹桂花红艳艳的,彼此较劲似的倾泻着清新宜人的蜜香。香味氤氲在每一个角落。

桂花树旁,一个小卖部十分醒目。店内柜台旁,店主老孙头正心急火燎地打电话。

“雪儿,听爸一句话,快回来吧!”

“爸,我已经说过多少次了?我喜欢现在的工作,求您让我继续教书吧!”

“你这个丫头,成心气我是不是?我已经给你找好了金融机构的工作,过几天就去报到!爸爸相信你以后会有大发展的。我这辈子就这样了,你不能再苦了自己!”

“爸……”

“什么都别说了!承认我是你老爸,就离开学校!”老孙头激动得额上青筋鼓鼓的,瘦削的脸膛憋得通红。

“爸,您别生气!我答应您还不行吗?我考虑一下,下午就去办辞职……”

这时,小卖部门口响起了一个清脆的声音:“爷爷,买两袋麻片糕。”

说话的是一个约摸八九岁的小男孩,旁边是他的妈妈。

老孙头挂断了电话,连忙招呼着那母子俩:“麻片糕十块钱一袋,两袋一共是二十元。”

年轻妈妈掏出一张百元钞

票递了过来,老孙头忙着找零钱,心里仍然想着自己的心事:“找回八十元,请您把钱拿好。”

年轻妈妈接过钱,却发现手中有两个十元的钞票和两个五十元的钞票。她正在迟疑,站在旁边的儿子看了一眼,赶紧踮起脚,从妈妈手中抽出一张五十元,递给老孙头,声音响亮地说:“爷爷,您把五十块钱错当成十块钱找给我妈妈了!”

老孙头一惊,略一思索,一拍脑门,笑了。他冲着小男孩竖起了大拇指:“好孩子,你真懂事!”停顿了一下,他又问:“孩子,你在哪里上学?你们老师是谁?怎么把你教得这么好?”

“我是实验小学四年级的学生。我们班的班主任是孙如雪老师。我们可喜欢她啦!孙老师经常教育我们:勿以善小而不为,勿以恶小而为之。”

“实验小学?孙如雪?”老孙头先是自言自语地说着,接着惊讶地张大了嘴巴。

年轻妈妈不自然地看了看老孙头,又看了看自己的儿子,白皙的脸上掠过了一抹红晕。

目送母子俩远去,老孙头陷入了沉思。突然,他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定,转身拨通了电话:“雪儿,爸改变主意了。你……你还是别辞职了吧。”

“爸……”电话那头哽咽了。

街道边,那几棵丹桂花树散发出阵阵沁人心脾的蜜香……

文关怀,读后令人愉悦舒畅又发人深省。

文章对人物的语言、神态、动作等进行精心细腻的描绘,可见作者是个生活的有心人。全文语言流畅,行文舒展自如,自然洒脱,故事有深度、有温度、有厚度。

据悉,该书继作家于2021年出版长篇小说集《梅香》之后第7本人文学专集。

(本报记者 廖梅)

杨永忠小小说集《梅花开在雪花里》正式出版

近日,巴中籍作家杨永忠小小说集《梅花开在雪花里》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。全书由“人间温情”“世态万象”“扶贫故事”“菩萨梁往事”“官场现形”五部分组成,共收录作家近两年来创作的100多篇力作。其作品取材于真实生活,虽为一件件小事,但却描述得生动具体,表面看写的是生活中的趣事,细细品读尽是对人生智慧的感悟,以及对社会的人

● 美文阅读

菊花酒

/ 文雪梅

又是一年重阳到。在我的记忆中,每年重阳节临近,爷爷都要酿造菊花酒。

爷爷嗜酒在村里出了名的,尽管家里种有菊花,但是每年都有乡亲邀请爷爷去摘菊花。爷爷也毫不客气,他将采摘下来尚好的菊花撕成瓣,放到盆里清洗干净,开始酿造菊花酒。菊花酒的做法其实很简单,把洗干净的菊花放进买来的白酒中,再放些冰糖,然后把装酒的大瓶子封好盖子,放置在一边即可。等过十几天,就可品尝了。每每这时,打开瓶子,院里院外飘散着一股酒香混合着花香的美味,沁人心脾。

爷爷酿造的菊花酒很好喝,少了一般白酒的辛辣和苦涩,多了一点绵软和甘甜,也是爷爷款

待隔壁邻舍的上等佳品。每年重阳节,爷爷总会邀请村里的老人来家里坐坐,饭桌上,几位老人兴致勃勃地品着爷爷亲自酿造的菊花酒,尝着奶奶做的重阳糕和家常小菜,随心的拉着家常,很是惬意。特别是我,看着大人们一杯接一杯的喝酒,喝得很香甜的样子时,也禁不住诱惑,想探究菊花酒究竟什么味道,趁他们不注意,便偷偷地添一小口,满足下我的好奇心。

那时我不明白,为什么爷爷总要在重阳节约好友来品酒、吃糕,叙旧。长大后才知道,在家乡,菊花酒是祛灾祈福的“吉祥酒”,重阳节抿一口菊花酒,预示着一年吉祥如意。而重阳节吃重阳糕更有一番讲究,“糕”和“高”谐音,

预示着步步高升。

可是,喜欢安静的奶奶就不同了。有一年重阳节,爷爷他们喝酒聚完后,奶奶嗔怪道:“人家重阳节还想出去走走呢,可是,你倒好,狐朋狗友来了那么多?重阳节要喝酒,以后你一个人喝去!”爷爷听后,笑着说:“酒逢知己千杯少,再说节日里大家相聚,图的就是个乐呵!”想不到,那次是爷爷喝的最后一次菊花酒,也是爷爷度过的最后一个重阳节。

那年,爷爷走了,可是他酿造的菊花酒一直飘香悠悠,多年来,仍然飘荡在我们心中。前几天,父亲在电话中说,他已酿造好了菊花酒,就盼着我回家过重阳节呢。

想起那清香的菊花酒,就想起我的爷爷来。

● 寓言故事

小黑熊栽果树

(外一则)

/ 王述成

小黑熊喜欢吃苹果。开春后,它兴致勃勃地在山上栽了几棵苹果树。

苹果树正发芽的时候,小松鼠从树上跳下来,说:“小黑熊呀,板栗脆脆的,甜甜的,你咋不栽板栗树呢?”

小黑熊一听,连忙拔掉苹果树,栽上了板栗树。

当板栗正扬花的时候,猴子从秋千上跳下来,说:“小黑熊呀,猕猴桃酸酸的、纯纯的,你咋不栽猕猴桃树呢?”

小黑熊听了,连忙又拔掉板栗树,栽上了猕猴桃树。

当果子快成熟的时候,小黑熊看到猩猩从挂满荔枝的果园里走了出来。

小黑熊羡慕地问猩猩:“这是你种的荔枝吗?”

“是呀!”猩猩关心地问,“大家的果子都快成熟了,听说你把果树拔了栽,栽了拔,至今都还是一片空地,是吗?”

“是啊。”小黑熊沮丧地说,“我本来栽好了苹果树。可松鼠说板栗最好,猴子说猕猴桃最好……”

“它们说的都是实话,因为那是它们最喜欢的果子。”猩猩说,“而你一听见别人说好就想自己拥有,接二连三拔掉本来长得好的树苗,结果反而失去了一切。”

迎客松



草原秋牧 李海波 摄

岁岁菖蒲

/ 方华

秋后的菖蒲,生长得繁茂葱茏,在湖塘河沟边竖起一道绿色的屏障,是水边一道美丽的风景。

“莫指襄阳道,绿浦归帆少。今日菖蒲花,明朝枫树老。”这是唐代诗人李贺的《大堤曲》。时光易逝,但菖蒲青青。两鬓染霜的我,每在郁郁的菖蒲丛边行走,总会想起遥远的童年。

我是实验小学四年级的学生。我们班的班主任是孙如雪老师。我们可喜欢她啦!孙老师经常教育我们:勿以善小而不为,勿以恶小而为之。”

“实验小学?孙如雪?”老孙头先是自言自语地说着,接着惊讶地张大了嘴巴。

年轻妈妈不自然地看了看老孙头,又看了看自己的儿子,白皙的脸上掠过了一抹红晕。

夏末秋初,菖蒲抽薹,会结出一个个圆柱状的棕色蒲棒,乍一看,极似串在一根木芋上被烤过的火腿肠。在我孩童时,还没有火腿肠这种食品,只知道这蒲棒采回家,母亲可以用它做枕芯,又软又轻,枕在头领下很舒服。

面条一般松软的蒲棒会在风中爆开,白色的绒花洒落蒲叶和水面。蒲棒成熟的时候,若和母亲一起正从菖蒲丛边走过,母亲会折下一两枝给我,我鼓起小嘴使劲地吹,快乐的笑声就和着绒花在田埂上、蓝天下,随风飘散。

一日闲暇,在郊外的湖边漫

步,看见蒲丛边有拍婚纱照的,摄影助理的手里即拿着几只蒲棒,在相机咔嚓咔嚓的快门声中,洁白的蒲花被吹散,漫天飞舞,营造出非常浪漫的氛围,让我感到意外惊喜。

幼时,母亲可能怕我们玩水失足,经常恐吓:不要到水边去,那里有蛇、水獭猫。可这样的警告实在敌不过菖蒲丛中那些诱惑。

菖蒲丛中的水域,会有野生的菱角,是物资匮乏时代孩子们喜爱的美食。也有一些零落高举的莲蓬,成为孩子们的惦念。运气好的话,还会在那些或与芦荻杂生、或被黄色的浮萍花围绕的蒲丛中,捡到水禽生下的蛋。

捡到硕大的大雁或鹭鸟留下的鸟蛋,会喜滋滋地用衣角兜回家,虽然会得到母亲的一番呵斥警告,但也会在随后的饭碗中品尝到一顿难得的美味。

母亲也会破例亲自带我们到水边去。在烈日下,母亲用镰刀割下一多高细长的蒲叶,顺便收拾一些孩子们够不着的菱角、莲蓬,丢给站在埂上的我和妹妹。割下的蒲草,母亲会在门前的场上晒干,一连几日编织蒲垫、蒲扇。

夜晚,摇着小小的蒲扇扑打飞舞的萤火虫,或是坐在散发着香气的蒲垫上,看满天的星光,听母亲讲牛郎织女、嫦娥奔月的故事。现在想来,真有杜牧的“银烛秋光冷画屏,轻罗小扇扑流萤。天阶夜色凉如水,卧看牵牛织女星”的美好意境。

《本草·菖蒲》上载:“典术云:尧时天降精于庭为韭,感百阴之气为菖蒲,故曰:尧韭。方士隐为水剑,因叶形也。”菖蒲叶形似剑,香味浓郁,有解毒祛邪之效,故中国人有在端午时,在门窗上悬菖蒲以避疫护佑的习俗。这种习俗

在江南尤为兴盛,是江南水域密集、菖蒲丛生的缘故吗。

在我幼时,每逢端午,母亲也将蒲叶与艾草同插在门楣上,以保佑家事安康。只是,我现在窝居城市多年,被现代文明浸染,难得有与菖蒲亲近之机,而母亲也早已与我天各一方,端午门前悬蒲叶的习俗也渐渐淡忘失却。

某日,在一朋友家,见一硕大的陶瓷盆中养着一丛极似菖蒲的植物,只是没有水湄边的蒲叶挺拔野性,叶色是一种嫩青,不是墨绿。问朋友,竟真是菖蒲。原来,菖蒲在中国文化里还与兰花、水仙、菊花并称为“花草四雅”。

于是得知,因菖蒲碧叶葱茏、根似白玉,凭水临石,清静高雅,又有驱蚊灭虫、香味清新的功效。据说,古人夜读,就常置一盆菖蒲与案,以免灯烟熏眼之苦。

友人告诉我自古传下的侍养菖蒲的方法:“以砂栽之,至春剪洗,愈剪愈细,甚者根长二三分,叶长寸许。”怪不得我见了朋友家中的菖蒲不敢相认呢。

我还是喜欢那一片水域边自然生长的菖蒲,这种思念,正犹如元稹在这“别后相思隔烟水,菖蒲花发五云高”诗句所表达的,思念犹如菖蒲,疯狂地滋长,满天飞舞,穿越漫漫时空。

席慕容在一首《菖蒲花》中写道:“我曾经多么希望能够遇见你/但是不可以/在那样荒凉寂静的沙洲上//当天色转暗风转冷/当我们所有的思维与动作都逐渐迟钝/那将是怎样的一种黄昏……”

在这样一个秋天,这样一个日子,想起菖蒲,想起以菖蒲做背景的那些身影,思念也如秋日蒲草一般葳蕤,只是,菖蒲岁岁重生,而我们,却再不能与往事相拥。

诗笺

重阳故乡行

/ 刘昌宇

南飞的大雁
飞过万水千山
却飞不过岁月的星移斗转
远方的游子哟
怀揣着窄窄的车票
又在九月重阳这一天
回到了故园
去赶一场亲情的盛宴

走过红叶铺满的乡间小道
潺潺流水清澈碧透
采一把深秋的菊花
把馨香揉进甘甜的美酒
端起土钵的大碗
品不完浓浓的乡愁
故乡的重阳
就像一只飘飞的风筝
不论我们飞得再高再远
亲情永远是那长长的丝线
一头连着游子
一头连着家园
乡情乡恋便长长地挥影在
我们心灵的港湾
重阳,是开在故乡的菊花

